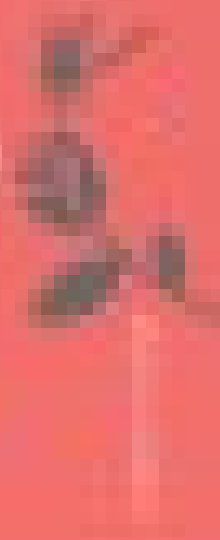




紅

蜻蜓



# 红 蜻蜓

海  
滨  
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© 海 滨 2008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蜻蜓/海滨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8.11  
ISBN 978-7-5313-3391-3

I. 红… II. 海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74726 号

### 红蜻蜓

---

责任编辑 韩忠良 王一冰  
责任校对 范丽颖  
装帧设计 马寄萍  
幅面尺寸 175mm×250mm  
字 数 540 千字  
印 张 25.375  
插 页 2  
印 数 1—3000 册  
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

---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 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 
邮 编 110003  
网 址 [www.chinachunfeng.net](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)  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  
印 制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---

ISBN 978-7-5313-3391-3

定价:30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  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83812199

红蜻蜓是一种精灵

一种传递情感的精灵

情感就是一种思念

一种爱

# 第一章

## 1

一九三八年深秋的晚霞格外绚烂，像一匹从天铺泻而下的红缎子，柔软而坚定地，将山下的一座小村庄整个包裹了起来。

小村庄叫红河村，位于中国东北北部。她北面靠山，三面被广袤的田野环绕，北山脚下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，叫红河。深秋时节的红河边，高粱像喝醉了酒的汉子，垂着紫红色的头，左摇右晃；玉米则撑开包叶，卷起金发，露出丰满的酥胸。强劲的秋风贴着山脊梁掠过，山上的红松树个个身躯挺拔，岿然不动，松枝却摇摇曳曳，松果纷纷落下；柔软的红缎子笼罩下的小河水，像新媳妇的红被窝，一会儿缓缓地蠕动，一会儿剧烈地起伏；家家户户烟囱里升起的缕缕炊烟，像一炷炷燃香，祈福着小村庄村民幸福安康的生活。

村外小道上，一队日本兵正在悄悄行进。为首的军官蓄着一撮仁丹胡，耀武扬威地骑坐在一匹高头大马上，马鬃油黑锃亮。挎在他右胯上的战刀刀把在霞光中闪烁着血一样的光芒。他不时举起望远镜，嘴角习惯性地抽动着。一个小个子翻译官在马下弓着腰一路小跑，军官的目光像是一座巨大的磁场，引着这家伙一刻不停地跑前跑后，身上已是大汗淋漓，像一条落水的哈巴狗。马屁股后面还有一个日本兵，举着太阳旗，呼哧呼哧地跑着，圆鼓鼓的脸像猪肝一样。

军官勒了一下缰绳，马停了下来。他看见一个身穿白绸褂，脚踩黑布鞋的人摇摇晃晃地迎面跑来。那人跑到马头前，立刻摘下头上的白礼帽，露出中分式发型，毕恭毕敬地对军官深鞠一躬，然后仰头道：“报告太君，过了这片高粱地就是红河村了，村里静悄悄的，没有共军。”

翻译官同样深鞠一躬，传达了意思。军官仁丹胡子一抖，一声冷笑，命令道：“好！你的继续带路，悄悄地进村。”

日本兵的铁蹄踏进了红高粱地。军官举起手中的马鞭，尽情地狂甩乱抽起来，

“嗖嗖”，红高粱登时倒下一片，马在原地打了几个转，红高粱头被马蹄碾出了浆汁。他勒紧缰绳让马停了下来，马低头大嚼起香甜的红高粱头。跟在马屁股后面的日本兵们都蹲下来借机喘息，一士兵双手捧了一捧黑土，冲着军官媚笑道：“哈哈，黑土地，黑土地。”

“黑土地油水大大地，好！”军官说。

放肆的笑声在高粱地里回荡，军官狞笑着从牙缝中挤出话来：“这次，红河村的，要杀光烧光！以后，这里就是我们的了，我们要在这里建军营，建医院，建学校。”

“哈——哈——哈——”又是一阵压低声音的狂笑。

天边的晚霞越发地红，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了。

此时的日本镰仓虽然也处在同一季节，但由于靠着海，和中国东北的气候截然不同，这里只是初秋的感觉。山上的枫叶还没有变红，仍然绿意盎然。微微的秋风不时从繁茂的树丛间吹来，沙沙作响，让人感到十分凉爽和惬意。

内山敏夫拎着公文包走在下班的路上。他的家位于镰仓的一块高岗地上，往东走有一条长长的坡路。每天上班的时候走下坡路，迎着初升的太阳，轻轻松松地一路小跑；下班回家的时候走上坡路，就需要卖点力气一步一步地爬坡了。只有走到坡顶，才能看到西边的落日。此刻，落日正从坡上的位置缓缓下沉，把天空的下半部染成了橘红色。

内山敏夫年纪三十五岁，中等身材，面庞清瘦，浅眉细眼，坚挺的鼻梁上架副金丝边眼镜。他是日本京邦纪念病院的外科医生，妻子叫美惠，他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贞子，六岁；小女儿静子，三岁。

敏夫走到了家门口，他的家是一幢木质结构的二层小楼，有尖尖的屋顶和宽宽的房檐，可以遮太阳挡风雨。落日的余晖钻过树缝，暖暖地照在庭院内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只听见蝉鸣鸟叫。格子窗开着，余晖柔和地渗透进了屋内。他看见妻子美惠和两个女儿的头在格子窗前晃动，她们在专心致志地插花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他大声说。

“噢！爸爸回来了！”两个女儿张着小手跑出了屋子，扑进了爸爸的怀抱。院子里顿时充满了唧唧喳喳的女童声音。

“你回来了，今天回来得早，辛苦了。”美惠说。她抿着嘴站在门口，用传情的眼神看着一只胳膊抱着小女儿，一只手拎着公文包又拽着大女儿手的丈夫，接过了他手中的公文包。“贞子、静子，你们到院子里玩吧，爸爸上班累了，让爸爸洗个澡，好好休息一会儿。”美惠亲切地对两个女儿说，张开嘴笑了。她那张白嫩的圆脸上，有一双弯弯的笑眼，一只尖尖的翘鼻，一张樱桃小嘴和两排珍珠般的牙齿。一头蓬松柔软的秀发盘在脑后。

“噢！我们到庭院里去玩。”两个女儿很快脱离了爸爸，敏夫换了鞋，揽着美惠

的细腰进了屋子。

庭院里花草繁茂，有蜻蜓和蝴蝶飞来飞去，有一些停落在花瓣上，悠然自得地闻着花香。贞子突然看见一只红蜻蜓站在了黄色的夜兰香上，薄如红纱的翅膀在嗡嗡舞动。“咦？红蜻蜓？”她轻轻走到花儿前，红蜻蜓立刻飞走了，贞子追寻她的身影，看见她在院子里盘旋了一会儿，又轻盈地落在了一朵蔷薇花上。

“妈妈，红蜻蜓飞来了，红蜻蜓飞来了。”贞子跑进厨房小声告诉正在做饭的妈妈。

“哦？红蜻蜓飞来了？”美惠弯下腰和女儿说话。

“飞来了，她正在花儿上面休息呢。”贞子贴着妈妈的耳朵说，恐怕惊走了红蜻蜓。美惠来到院子，轻轻地走到蔷薇花儿前，睁圆了眼睛悄声说：“哦？还真是红蜻蜓啊，噢！多美丽的红蜻蜓啊！”

“妈妈。”贞子拽着妈妈的衣襟，让她蹲下来，还是贴着她的耳朵说：“妈妈昨天教我们唱了《红蜻蜓》的歌，今天她就飞来了，她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歌声才飞来的，对吧，妈妈？”

“嗯，应该是，因为红蜻蜓是一种精灵。”

“精灵？”

“嗯，传递情感的精灵。”

“情感？”贞子不解地看着妈妈。

“嗯，情感就是……一种思念，一种爱。”美惠试着简单地给女儿解释。

“那妈妈再唱一遍《红蜻蜓》的歌吧，也许还会飞来很多红蜻蜓呢！”贞子激动了。

“现在不唱了，让她静静地休息吧。我们先吃饭，吃了饭再唱歌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，他们吃新鲜的烤三文鱼，吃大米饭，吃煮物。煮物里面有鸡蛋、胡萝卜、莲藕、山芋粉和海带。敏夫看样子是饿了，大口大口地吃着。贞子心里还惦记着庭院里的红蜻蜓，吃了几口就撂下了筷子。“妈妈，红蜻蜓不会飞走吧？”她问。“现在不会飞走，等晚霞散了，她就飞走了，她总是喜欢在晚霞中出现。”美惠说。

“噢？为什么呢？”贞子问。

“贞子，吃完饭妈妈再回答你的问题，现在不许剩饭，一个米粒都不许剩，再吃块鱼，把汤喝干净。”美惠警告贞子，给她盘子里又放了一块烤鱼。“是，妈妈。”贞子说着赶紧喝了一口汤，忍不住又问：“妈妈，刚才您说红蜻蜓是传递情感的精灵，那是童话故事吗？”

“不是童话故事，是真实的故事。”

“是真实的故事？妈妈讲给我们听，好吗？”贞子请求道。

“妈妈不是说了要等你们吃饱了饭，就讲给你们听嘛。”美惠说。贞子听罢，只好快快地把米饭和烤鱼、煮物一齐往嘴里塞，腮帮子鼓得像气球。她一边艰难地咀嚼



嚼着满嘴的饭，一边还试着开口和妈妈说话，米粒落到了桌子上。爸爸笑着对女儿说：“贞子，不要放嘴里那么多，要少量慢慢嚼，吃饭时不能说话。”贞子冲爸爸点着头，终于咽下了嘴里的饭，喝完了最后一口汤，她大喘一口气说：“妈妈，我吃饱了，真好吃。”

“好，妈妈把碗洗干净就给你们讲红蜻蜓的故事。”

“我帮妈妈洗碗。”贞子着急。

“不用，你还小，你和妹妹到院子里看看吧，看看红蜻蜓是不是已经飞走了？”美惠说，目送两个女儿跑到了院子。

贞子看见红蜻蜓没有飞走，正在嗅着黄色的夜兰香。

此时，家住红河村的六岁大姐、三岁二姐和几个小伙伴正在河边上玩耍。大姐眼尖，发现了一只河面上点水的蜻蜓，便蹑手蹑脚地过去，慢慢伸出手，一下扑住了。她小心翼翼地将蜻蜓收拢在手里，回头嚷道：“喂！我抓到了一只红蜻蜓，你们快来看啊。”

“这是绿蜻蜓。”小胖子低头研究了半天说。

“是红蜻蜓！你看翅膀都是红的。”

“那是晚霞反射的红光。”

大姐背对霞光仔细看这只蜻蜓——头，身子，翅膀都泛着美丽的光芒。

“就是红色的嘛，哼，拿回家给娘看。”大姐撅起了嘴，两条小辫子往身后一甩，拉着二姐的手朝家里跑去。

娘在灶间做饭。大姐给娘看捉来的蜻蜓：“娘，你看，这是红蜻蜓不？”

娘用围裙擦擦手，凑过来仔细瞧了瞧，果断地说：“不是，是绿蜻蜓。”

“娘你再看看，看看嘛，咱背着光好好瞅瞅。”大姐拽着娘的衣角不撒手。

“好吧。”娘拍了拍大姐的屁股，转过身子，背对着窗户又仔细看了看，说：“傻丫头，是绿的。”

“噢，那我还是把她放了吧。”大姐相信了娘的话，跑到院子里，冲着晚霞松开了一直捏着蜻蜓翅膀的小手。重获自由的蜻蜓可能是翅膀被大姐的手捏久了，薄薄的羽翼扑扇了几下，没有飞起来，落在了院子里的野花上。屋檐下挂着的串串红辣椒被晚霞映照的像一个个尖尖的红灯笼。大姐扫了一眼红辣椒，不由得又扭头看了看趴在野花上一动不动的蜻蜓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咦，是红蜻蜓啊。”

“拉大锯，扯大锯，姥姥家里唱大戏。接姑娘，请女婿，就是不让妞妞去。不让去，也得去，骑着毛驴赶上去。”二姐边说歌谣边扯大姐的花衣襟，“姐，你快当小毛驴让我骑。”大姐的视线只好离开了蜻蜓，她背起妹妹，做出小毛驴的样子在院子里跑，二姐骑在她的背上咯咯地笑。

灶台上的大铁锅呼呼冒着热气，妞妞爹在灶坑前填着柴火，火光映照着他黑红

的脸膛。妞妞娘洗好了蘸酱菜，把装得满满的秸秆筐擿在灶台上，低头看见自己的男人满脸是汗地填柴火，弯下身子用围裙给他擦汗。“她娘，这么大的肚子，里头准是个小子。”他顺手摸了摸媳妇的肚子。

“嗯，让李婶给看了，说是小子。”

“嘿！这下子咱家闺女小子全喽！”妞妞爹高兴地又拿过一把柴火要往灶坑里填。

“哎，哎，别填了！行了，熟了，再填就糊锅了。”

妞妞娘把手搭在丈夫的肩膀上直起身，捧着大肚子走到灶台，揭开了锅盖。大铁锅里贴了一圈大饼子，黄澄澄的。她用铲子把大饼子一个一个地铲了下来，放进秸秆筐里。大饼子贴着锅的一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嘎巴，妞妞爹拿起一个，掰了一半，咬了一大口说：“真香，还甜丝丝的，是新包米做的吧。”

“嗯，他爹，去叫孩子们进屋吃饭吧。”

妞妞爹憨憨一笑，刚起身就听见院子里的大黄狗汪汪地叫起来。“谁来了？”他出了门，听见村里的狗都在狂叫，便急急走出院子，看见村长向他家这边跑来，边跑边声嘶力竭地喊：“鬼子来了，鬼子来了，日本鬼子来了。老爷儿们都赶快拿起家伙，女人孩子老人，赶快往山上跑。”

妞妞爹赶紧返回来，把两个女儿拉进屋，对妞妞娘说：“鬼子来了，我得留下打鬼子，你和孩子赶紧上山。”

妞妞娘一听，顿时慌了手脚，猛地拉住妞妞爹的胳膊，哭咧咧地说：“他爹，可是天要黑了呀，还是一起跑吧。”

妞妞爹一只手抄起立在墙角的猎枪，一只手拉着媳妇手说：“不行，老爷儿们要和鬼子战斗，像去年一样，杀他狗日的王八蛋！你身子笨，跑得慢，赶快带着孩子上山。啊！带孩子快走，快走！”

妞妞娘缓过神来，赶紧从炕上抓过一个包袱，拽着孩子就往门外跑。“大姐、二姐，快跟着娘。”二姐一着急，还被门槛绊了一跤。妞妞娘一手拽一个孩子，向河边跑去。她挺着大肚子，拽着孩子拼命地跑，远处马蹄声、狂笑声、哭喊声和密集的枪声混杂在一起，惊天动地。然而她们已经听不到了，只是跑，跑，跑。

日本兵在村口遭到了村里男人们的殊死抵抗。妞妞爹的猎枪已经折断了，他骑在一个日本兵身上，铁一样的拳头狠命地砸在那个鬼子头上。可他不知道，在他身后，另一个日本兵狞笑着举起了刺刀。一道寒光穿透了妞妞爹的胸膛，最后一缕霞光折射到上面，血光四射。妞妞爹黑红的脸在抽搐，双手却紧紧握住了刀刃，慢慢向前倒了下去，死死压在那个日本兵身上。刺刀也穿透了那个日本兵的胸膛。那个日本兵在人间世最后的印象，或许是妞妞爹火球一样的眼睛。

老人妇女和孩子都向河边奔跑着，跑得快的已经到了河边，纷纷蹿水过河。追杀上来的日本兵在后面站成一排开了枪，伴随着一声声凄厉的惨叫，妞妞娘看见身边的人扑通扑通地栽进了河里。她赶紧背起了二姐，拽着大姐，咬紧牙关，踩着血

水艰难前行。眼看就要爬上河对岸时，二妞一声惨叫，一颗子弹呼啸着穿透了她的后背。这颗子弹没有停下，又穿透了妞妞娘的胸膛。妞妞娘喷出一口鲜血，痛苦地看了大妞一眼，一直拽着大妞的手松开了，慢慢倒下，她的另一只手仍然紧紧地攥着二妞的胳膊，二妞从娘的背上滚进了河里。大妞看见鲜血从娘和妹妹的胸膛里汩汩流淌出来，惊恐万状，蹲下来把小手捂在娘的胸口上，哇哇地哭喊：“娘，娘，二妞，二妞。”妞妞娘还没有死，对女儿发出微弱的声音：“快，快趴在娘身上。”这时日本兵已经跑到了河边，子弹更近地飞过来，落进河水里，发出“噗噗”的声音，又有更多的人倒下了。大妞听从了娘的话，她不再哭喊，趴在娘身上一动不动，一双惊恐的眼睛看着从娘身边汩汩流淌的被鲜血染得发紫的河水，看着日本兵的无数只皮靴在河水里践踏。带着血腥味的红河水溅到了她的脸上，合着她的泪水又流到了红河里。

日本兵往村里走了，大妞仍然在娘身上趴着，她感觉到娘的身体已经冰凉了，二妞已经被河水淹没，河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很多人。她听见村里的狗在哀叫，看见日本兵把点燃的火把扔到了房顶上，冲天的大火和晚霞连成了火红的一片。她在恐惧中等待着，一直等到狗哀叫声没有了，枪声没有了，哭叫声没有了，天空像墨汁一样漆黑，连一颗星星都看不见时才战战兢兢地从河水里爬了出来。冰凉的秋风冰透了她湿漉漉的衣衫，凉透了她弱小的筋骨，她瑟瑟发抖地爬到山上，躲在一棵红松树后面，望着河对面的家。她知道黄昏时燃烧的大火已经把村里的房子变成了灰烬，那一闪一闪地发着亮光的是未燃尽的房草。她看见日本兵点燃了几堆篝火，他们围着篝火在来回走动，发出得意地狂笑。她多么想烤一烤火啊！她闻到了柴草、粮食的焦糊味和烤肉的香味，不禁用手摸了摸咕咕叫的肚子，咽了一下口水。她多么想吃一口东西啊！望着眼前漆黑一片的河水和身后漆黑一片的红松山，她把小手捂在嘴上嘤嘤哭了起来，泪水顺着小手的指缝流淌在脸上，喉咙里发出了战栗的声音：“娘，娘……”

晚霞还驻留在院子里，红蜻蜓还在嗅着黄色的夜兰香。

美惠坐在庭院里的藤椅上和两个女儿一起轻轻地唱了一遍《红蜻蜓》：

晚霞中的红蜻蜓，请你告诉我，  
童年时代遇见你，那是哪一天？  
提起小篮来到山上，桑树绿如茵，  
采到桑果放进小篮里，难道是梦境。  
晚霞中的红蜻蜓，你在哪里哟，  
停歇在那竹竿尖上，是那红蜻蜓。

然后她开始给孩子讲红蜻蜓的故事：“有一位诗人，他在很小的时候由于战争和母亲失散了。”

“妈妈，很小是几岁啊？”贞子问。

“和你差不多大，大概七岁左右吧。”

“嗯。”贞子眨了眨眼睛，又问，“那战争是什么？”

“战争就是打仗，很多人和很多人打仗，长大了你才能懂得什么是战争，现在你只管听故事好了。”

“好，妈妈接着讲吧。”

“诗人找啊，找啊，找了十几年，也没有找到妈妈，他却已经长大了，长成大小伙子了。每当黄昏的时候，诗人就坐在山坡上，想起小时候和妈妈一起上山采桑果的情景，就想妈妈，想啊，想啊，想得直哭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晚霞总是把天空映得红红的，而且总会有一只红蜻蜓孤零零地在他眼前飞来飞去，有时落在他的肩膀上，亲亲他的脸，有时落在他的手上，摸摸他的手。可是黑夜降临时，红蜻蜓就飞走了，让诗人又感到很孤独，很失落。诗人想，那红蜻蜓或许就是妈妈的英灵，或许是妈妈在亲吻他，抚摸他。于是，他就写下这首歌，在晚霞满天的时候唱给红蜻蜓听，唱给妈妈听。”

“噢，原来是这样的故事啊。那只红蜻蜓也许就是诗人的妈妈变的。噢！可怜的诗人。”贞子难过了。

“可是，我们有妈妈啊，为什么也飞来一只红蜻蜓呢？”贞子又疑惑地问。

“噢，这只红蜻蜓可不是妈妈，妈妈在这儿呢。”美惠笑着拍了一下自己的胸脯，又拍拍女儿们的小脑瓜。

“妈妈。”贞子和静子搂住了美惠的脖子。

“红蜻蜓到我们家来，是给我们带来好运的，因为她是第一次飞来，看到我们一家人欢欢乐乐的，就不愿意飞走了，她还喜欢听我们唱歌。以后还会飞来许多红蜻蜓的。”美惠说。

“那真好！”贞子、静子拍起小手。

那天晚上贞子做了个梦，梦见成群结队的红蜻蜓浩浩荡荡地向西边飞去，将天和地都染红了。

## 2

贞子梦醒时，眼前金光四射，完全没有红蜻蜓的影子。原来早晨金色的阳光已经照进了房间，她翻个身，看见静子还在呼呼地睡觉，她又懒了一会儿。格子窗的玻璃闪着不同的光芒，她眨着眼睛愣神地看着，想着，突然爬起来跑到妈妈房间，想告诉爸爸妈妈她做的梦，但爸爸妈妈都不在房间。她噤噤下了楼，见妈妈系着花围裙正在做早饭，爸爸坐在餐桌前哗啦哗啦地翻看报纸。

“有什么重要新闻吗？”她看见妈妈边用勺子搅着锅里的东西边问爸爸。

“没有，都是些在中国作战的事。”爸爸看着报纸说。

“敏川去中国有一年多了吧，最近有没有来信？”妈妈又问。

“还是两个月前给家里来的信，说一切都好，不是说还认识……”爸爸抬起头看见了贞子，伸出两个手指头向贞子钩了一下手，示意她到身边来，笑着继续对妈妈说：“不是说还认识了一位中国姑娘嘛。”贞子站在爸爸身边好奇地问：“爸爸，中国姑娘什么样？是蓝眼睛吗？”贞子忘记了要和妈妈说做梦的事儿。

“蓝眼睛？不是蓝眼睛，和我们一样，也是黑眼睛吧。不过，中国那么大，也许有蓝眼睛的姑娘。”敏夫随意地说着。“那中国姑娘到底什么样呢？”贞子又追问了一遍，她对爸爸的模糊回答不满意。“噢，爸爸见过的中国姑娘，噢，眼睛大，个子高，脚丫小，辫子长。”敏夫比画着说。贞子想象了一下，张嘴还想问，美惠笑着对她说：“爸爸在胡说呢，等敏川叔叔把中国姑娘领回家来就知道了。”

“你可别胡说，怎么能领回家，敏川在那儿只不过是临时开开心罢了。”敏夫拉长语调说，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低下头又哗啦哗啦地翻动报纸。

“真是的。”美惠把鸡蛋磕在了碗里。

“爸爸，中国在哪里？”贞子还是问。

“噢，”敏夫定睛在一页报纸上，“噢，中国就在日本旁边，渡过大海就是，很大很大的地方。噢，你们看，这条新闻说，今年中国满洲又是一个丰收年，大豆源源不断地运到日本来了。”

贞子摇了摇头，她对这些不感兴趣，她又想起了做梦的事，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做梦了，梦见很多很多的红蜻蜓吱吱叫着向西边飞去，天和地都是红彤彤的一片了。”

“哦？”美惠感到吃惊，还没等她发表看法，敏夫打断了她们的对话说：“贞子，今天是星期一，你起得这么早，是着急去学校上学吧。”

“噢，今天该上学了！”贞子这才想起来。

“是啊，贞子，去洗漱，穿新衣服，吃了饭去上学。”美惠督促道。

“好！”贞子非常喜欢上学，高兴地拍了拍小手说，“噢，一会儿要和爸爸一起去学校了。”她不再继续说做梦的事了，愉快地跑上楼去。

吃过早饭，贞子背着书包高高兴兴的和爸爸走在坡路上，红彤彤的太阳就在眼前闪耀。“爸爸，我要是快跑，是不是就能追上太阳？”走下坡路几乎就是小跑，她想，顺势再快点跑也许就能追上太阳。

“太阳是永远追不到的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它就在那里，又没有动！”贞子仰起头问爸爸。

“因为太阳是另一个星球，我们现在是在地球上，我们在围着它转动呢，就是地球在转动呢。”

“地球在转动？那我怎么没跟着转啊？”

“因为有引力。”

“什么是引力？”

“引力就是磁场。”

“什么是磁场？”

“磁场就是……”敏夫不厌其烦地回答女儿一路上的提问。

九点钟过后，美惠收拾好家务，照例该去商店街买东西了。商店街在家的西面，没有太陡的坡道。她拎着篮子，牵着静子的小手在商店街挑选着要买的东西。正是左邻右舍的家庭主妇都去商店街买东西的时间，大家脸熟，互相寒暄，打着招呼。美惠在蔬菜店买了一些胡萝卜、大萝卜、菠菜，到水果店买了几个苹果和一袋橘子，又来到鱼店买了一块三文鱼。

“内山家的，来买菜啊。”豆腐屋的老板娘主动向美惠打招呼。

“是啊，老板娘，生意好吧。”

“托您的福，好啊，今天不买点豆腐吗？新大豆哦，从满洲刚运到的新大豆做的，都说好吃。”豆腐屋老板娘笑着极力推荐。

“好啊，我再买几块。早晨刚吃过的，是很好吃。”说着，美惠从篮子里取出一个有盖子的红漆木盒子。豆腐屋老板娘麻利地把几块豆腐装进红漆木盒子里，鞠躬点头道：“谢谢，谢谢每次的光顾。”美惠递上钱，盖好木盒的盖子，小心地放进篮子里，对老板娘抿着嘴笑了一下，牵着静子的小手往回走。走到卖糖果的铺子前，静子被花花绿绿的糖果粘住了脚步，眼睛说什么也不离开。美惠只好买了一小包水果糖，拿出一块塞进静子的小嘴里说：“好了，就买这些了，妈妈拿不动了，我们回家吧。”

静子嘴里甜甜的，蹦蹦跳跳地跑在了妈妈前面。到了家，静子推开门跑进了院子，美惠照例打开门口的信报箱，取出了报纸和两封信。

“噢，母亲来信了，北海道的公公也来信了。”美惠分别看了看两个信封自言自语道。她走进客厅，坐在格子窗前，端详着两个信封，决定先看母亲的来信。她拿起剪子，细心地剪开信封，展开了信纸，脸上浮出了笑容。“哦，妈妈您当奶奶了，我当姑姑了。”她对自己说着，又展开另一封信，是一封用毛笔写的信，公公爱好书法，写信都是用毛笔写。看着公公写的信，她脸上的笑容凝固了，整个人僵在了那里。

内山敏夫工作的日本京邦纪念病院是一座白色的二层建筑，四周绿树环绕，芳草依依，环境静谧淡雅。一间病房里，护士正协助内山敏夫检查术后患者的恢复情况。检查完毕，内山走出病房，走进医生办公室，那里铃木和佐藤医生正在低头写病历。内山从病历架上取出患者的病历，坐在办公桌前，开始写病历和医嘱，佐藤

把写好的病历放回到病历架上，走到窗前，看着窗外的景色伸了伸腰。

护士走进来，面带微笑取走了佐藤刚写完的病历。佐藤转过身目送漂亮的护士走出办公室，便走到正在埋头写病历的铃木医生旁边，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：“铃木君，太阳落山了，病历还没写完？”

“快了。”

“下班我们三个人出去喝一杯怎么样？”佐藤提议道。

“好。”铃木说。

“内山君没意见吧。”佐藤冲着敏夫问。

内山敏夫没有回应，他还在认真地写病历，佐藤又问了一遍，他才回过神来，猛地抬起头，露出抱歉的笑容说：“不好意思，佐藤君，您说什么？”

“佐藤君问您有没有兴趣下班后和我们共同去喝一杯。”铃木医生替佐藤回答道。

“好哇！我突然也很想喝点酒了。”

夜色深下去的时候，三个人从一家酒馆里晃了出来，满脸醉意，手上提的公文包也像喝醉了酒一样随着他们的身体摇来晃去。这条街路两边都是小酒馆，门楣上方挂着椭圆形、方形木制红灯笼，上面写着酒馆的名称。酒馆里不时传出女人的笑声和男人的划拳声，几个女子笑着出来鞠躬送客。铃木看到了前面挂着的“樱花”红灯笼，又提议道：“我们到樱花居酒屋再喝一杯吧，很久没去看看那位迷人的妈妈桑了。”

佐藤一听赶紧响应：“好啊，好啊，正好酒兴未尽，再进去喝两杯。”

敏夫犹豫了一下，佐藤喝道：“喂！内山君，你犹豫什么？喝酒就是要二次喝，三次喝，那样才喝得畅快嘛！”他被佐藤拽着进了樱花居酒屋。

樱花居酒屋年轻的妈妈桑见老客人来了，笑吟吟地袅着腰肢迎上去，把客人让进座位后，又扭扭着圆滚的屁股去了吧台。客人多，人手少，妈妈桑只好自己端着酒，拿出卖弄风情的姿态和媚笑走过来，跪在铃木旁边给他斟酒。

铃木借机拍妈妈桑的屁股。“哟，您还是这么迷人啊。”

“托您的福了。你们好久都不过来喝酒，是不是找到了更漂亮的，把我给忘了。”妈妈桑推开铃木的手，站起来嗔怪道。

“怎么能忘呢？这不是来了吗？”铃木满脸堆着笑，色迷迷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

“那就请多喝几杯吧。”妈妈桑甜甜细细地劝道，笑眯眯地看着敏夫和佐藤，又跪下给他们的酒杯斟酒。丰满雪白的乳沟诱导了他们的视线，佐藤的手不受控制地向乳沟移动，眼看那只手就要移动到乳沟时，妈妈桑又站了起来，轻轻拍了一下他的手说：“先请慢慢用吧，我去拿点好菜过来。”妈妈桑仍旧笑眯眯地扭着腰肢离开了。

美惠站在家门口向路东张望着，昏暗的路灯下一个人影都不见。她看上去心里很不安，嘴里不停地叨咕：“这么晚了，敏夫怎么还不回来呢？”张望了一会儿，

她反身回到院子里，从格子窗里透射出来的亮光比马路上的路灯显得还要亮一些。她在藤椅上焦急地坐了一会儿，起身进屋，看到墙上的钟表针已经指向了十一点半。

“都半夜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，一定又是去哪里喝酒了。”美惠披上一件衣服，又回到了院子里。

三个人在樱花居酒屋一杯又一杯地喝着清酒，吐字已经含混不清了，仍然兴致勃勃地胡侃着。

“今天早、早会上，院长说、说过了年，医院要派、派一些医生去、去中国的东、东北，说、说是在那儿建了很多医院，还、还要搞些医学研究。是、是真的吧？”佐藤举着白瓷小酒壶，结结巴巴地说。

“院长是、是这么说的。”内山应道。

“院长说、说满洲那儿的土地很、很黑，长的红、红高粱能酿出好、好酒，好酒。”铃木说着又灌了一口酒。

佐藤的小眼睛已经喝得通红，就像刚刚做完乙醇动物实验的大白鼠眼睛。他点燃一支烟，吸了一口，朝天棚喷出一口烟雾，盯着铃木说：“是啊，我们大、大日本天皇，真是英明啊！我们，我们这个岛国，哪、哪有多少土地，可、可是中国的土地却多、多得用不完，这真是太、太不公平了！所以，给我们一点点是应、该的，应、该的嘛！”他嘿嘿地笑着，又接二连三地吐起烟圈圈。

“要是派你们去、去中国，你们去不去啊。”铃木问。

“我不去，我弟弟，弟弟已经派到中国去、去作战了，父母年纪大了，需要照顾，我、我不能去。”内山抢先道。

“内山君，我，其实，其实也不想去，我有老母，老母和两个儿子啊，可是，我们要听天、天皇陛下的命令。”佐藤接着说。

“我想去，我想去，我很想去。我，想到那里，安、安家落户，生儿育女，嗯，世世代代，生活下去。”铃木虽然醉得够呛，但说话不走板，态度很坚决。

“你是在日本找、找不到媳妇，急的吧。”佐藤戏谑他。

铃木嘿嘿笑道：“对，你说得对，我就是想找、找中国的花、花姑娘。”

内山敏夫也点燃了一支烟，吸了一口，开玩笑道：“那你就去吧，去中国结婚，安家，我去看你。”

“好，好！”铃木高兴地又干了一杯酒。

“好了，天、天皇陛下的命令，谁、谁不得违抗，都是为了大日本民族的繁荣昌盛！来，时候不早了，干杯吧！”佐藤举起酒杯，哈哈大笑起来，三个人的酒杯碰到了一起，酒馆里已是烟雾缭绕。

美惠又走出院子，站在坡上朝东张望着。远远看见路灯下有一个人摇摇晃晃地



走着，并朝坡上走来。

“是敏夫！”美惠奔过去。

敏夫在坡上栽了好几个跟头，这会儿已经趴在了地上。美惠跑到他身边，拽着他一只胳膊把他扶起来，生气道：“怎么喝成这个样子？”敏夫嬉皮笑脸地摸摸美惠的脸说：“呵呵，没喝多少，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是想喝酒，就多喝了几杯，没事，没事，真的没事。”

美惠架着敏夫进了院子，敏夫顺着格子窗的光亮看着花园里的花儿问：“孩子们呢？”

“现在已经是下半夜了，孩子们早都睡着了。”

“噢。”敏夫被美惠架进了屋，一头扎在榻榻米上。美惠摘下他的金丝边眼镜，小心地放在他的枕头边上，用毛巾给他擦干净脸，又倒了一杯凉茶递给他。敏夫缓慢坐起，接过凉茶却是一饮而尽。他用手抹了抹沾在嘴上的茶水，笑眯眯地看了美惠一眼，说了句含混不清的“谢谢！”后，慢悠悠地倒在了榻榻米上，像一摊烂泥一样。不一会儿，鼾声就响了起来。

桌子上放着那封来自北海道的信。美惠本想给他看爸爸的来信，谁知道他却喝成这个样子。她无奈地摇摇头，躺在丈夫旁边，熄了灯。

不知睡到几更，美惠被窗外的一声炸雷惊醒，她猛地坐起来，愣愣地看着窗子，竟然下地把窗户打开了。狂风夹着豆大的雨点扑面而来，瞬间就是满脸雨水，她慌忙关上了窗户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离开了房间。

敏夫也醒了，迷迷糊糊地叨咕着：“渴，美惠，水，水。”等了片刻，没有回应，便伸手向美惠睡的地方摸去，也没有摸到妻子。敏夫睁开了眼睛，慢慢坐了起来，听见了雨点正抽打窗户的声音。“噢，好像是下雨了。”他嘟囔了一句，开了床灯，看到了桌子上的茶壶，爬过去倒了一杯茶，一口气喝进了肚，刚想再倒一杯，却瞥见了桌子上放着的信封，拿到眼前定睛一看，是北海道父亲寄来的，他想打开看又觉得头昏眼花，便把信又放回到桌子上，继续倒头睡下。

“该起来了，敏夫，上班的时间到了。”美惠轻轻叫他。

他睁开眼，舔了舔嘴唇，口干舌燥，让美惠给倒水喝。美惠倒了一杯水给他，他又一口气喝下，把茶杯递给美惠时，瞥了一眼桌上的那封信，把手伸向美惠说：“把那封信递给我，是爸爸来信了。”他还记得。美惠把信递到他手上，扶他坐起，他向后坐了坐，靠在枕头上，拿起枕边的金丝边眼镜戴上，展开信看了起来。看着看着，他的脸色渐渐变得难看起来，肌肉痛苦地抽搐着，死死地咬着嘴唇。突然，他把信摔到被子上，抱住了头，撕扯起自己的头发。片刻，他又猛地起身走到窗前，推开窗户，半个身子都探了出去，任凭狂风暴雨吹打他的脸，淋湿他的衣衫，哗然而下的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，无法分辨。

“敏川怎么会死了！”